

壯乎梁啟超 哀哉飲冰室

● 陳 炎

提起天津，常被人們想起的是泥人張、大茶湯、狗不理包子、十八街麻花之類難登大雅之堂的土特產品，還有那張口「嘛事」、閉口「真眼」之類的方言俗語。其實，天津並不只是販夫走卒、民間藝人、市井小民們的天下，在歷史上，尤其是近代史上，它也曾含珠抱玉、藏龍臥虎、顯赫一時。筆者今天要特意尋訪的是一代文豪梁啟超那赫赫有名的書房——飲冰室。

梁任公那些流傳至今的作品，其洋洋灑灑、縱橫無忌、文言俚語雜用、筆鋒常帶情感的「新文體」，確實有開一代文風的大氣。難怪當年的魯迅、胡適、郭沫若、毛澤東都為其而着迷！梁啟超作文，不僅出手不凡，而且下筆神速。他可以在一晝夜間寫就《戴東原先生傳》，15天內完成《清代學術概論》這樣的學術名著。因此，他雖然一生經歷複雜，事務繁多，但卻並沒有影響其文章、詩詞、乃至小說、戲曲的創作。從1892年他留下的現在能看到的最早的鉛印文字《讀書分月課程》開始，到1928年他臨終前輟筆的《辛稼軒年譜》為止，一生的著述約1,400萬字，居古來著作家之首。十幾年前，我曾花了整整一個月的工資，買下一套148卷的《飲冰室合集》，誰知卻被一位好友看中，非要用兩倍的價格將其買走不可，我當然不好借此牟利，只好拱手相送。不怕您笑話，當時心疼得一晚上都沒睡好覺。

說到《飲冰室合集》，不能不提起「飲冰室」書房的由來，梁啟超在《自由書》的敍言中寫到：「莊子曰：『我朝受命而夕飲冰，我其內熱歟？』以銘吾室。」而他在1899年至1904年間，便常常用「飲冰室主人」為筆名發表文章。顯然，任公的「內熱」既不是生理性的，也不是病理性的，而是社會性的，所謂「憤怒出詩人」，「窮愁著文章」，如果沒有他那滿腹的憂患、一腔的熱血，又哪裏來的這等辭彩，這等鋒芒！

懷着敬意和神往，我在嚴寒的深冬，終於在河北區原意大利駐津領事館的旁邊，找到了梁啟超的故居。遠遠看去，兩座意大利式的兩層小樓並肩佇立在那裏，文物保護的標志碑有兩塊：一個是「梁啟超住津故居」，另一個就是「梁啟超書房——飲冰室」。看來，當年的梁任公確實氣派，不僅京、津兩地均有住宅，而且生活和寫作還各有去處。可走近前去一看，卻不禁驚呆了：這兩座樓裏，如今竟然擠了三四十家住戶。不，準確地說，那不是「擠」，而是「塞」！不僅每一間住房，就連每個樓道裏都塞滿了冰箱、家具、洗衣機和煤氣灶……，給人的感覺是：那年久失修的建築隨時都有可能被這些不斷「塞」入的住戶「撐」破開去。原本寬敞的走廊，僅留出大約一米的過道，側身爬上那黑咕隆咚的樓梯，你會聞到強烈的油煙、刺鼻的煤氣和垃圾雜物的腐爛氣息……。

一位好心的大嫂打開了「自家」的房門，說梁啟超當年就在這間屋子裏讀書寫字。遺憾的是，這裏既沒有高大的書架，也沒有寬敞的書桌，有的只是滿屋的尿布和嬰兒的小牀。或許，梁啟超正是在這間書房裏寫下他那名滿天下的討袁檄文；或許，中國近代史上某些著名的論斷就誕生在這裏……。一位熱情的大爺打開了「自家」的房門，說這是梁啟超當年吃飯、打牌和接待客人的房間。遺憾的是，這間原本寬敞的客廳已被幾戶人家分別佔據，那用於隔離的牆壁已經破壞了建築原有的格局。或許，當年的各界名流曾經雲集這裏，在這裏聆聽梁啟超那出口成章的格言警句；或許，當年蔡鍔和小鳳仙就坐在此處，在這裏與梁啟超密謀那討袁護國的軍政大計……。

啞然？愕然？愴然？憤然？我不知道應該用哪種詞句來表述此時此刻的心緒：難道歷史的輝煌就這樣隨隨便便地褪去了其原有的痕迹？難道前人的功業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被後人忘記？難道所謂「文化」這個一字千鈞的詞彙竟是這種昨是而今非的東西？我不知道我何以變得如此脆弱，淚水竟順着面頰婆婆娑娑地掉了下來。那大嫂看上去好生奇怪：「先生，您是梁家的後代嗎？」「不，我只是一個中國人。」

走出梁家故居，心裏總有些悵悵然不忍離去的感覺。我知道這兩棟樓前原來還有一個梁啟超親自設計的意大利式花園，現在已被一家工廠佔據，便前去看看還有甚麼遺迹。廠長是一位津味十足的中年婦女，她將我帶進一個被稱之為「梁啟超事迹陳列室」的小屋，其實裏面除了一些簡單的圖片之外，不僅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文物，甚至也沒有一套《飲冰室合集》。據她介紹，梁啟超晚年得了腎病，到北京協和醫院做手術時錯把那個好腎

給摘除了，後來不得不買血為生，為了治病而將這花園和洋樓變賣出去。這花園中原來還有石刻的雕像，文革期間全被破了「四舊」，建了這家為殘疾人興辦的福利工廠。最近幾年，常有一些文化人來此參觀，馮驥才等人也曾為保護這些文物而向各界人士呼籲，可是要搬遷那樓裏的住戶和樓前的工廠需要幾千萬人民幣，這筆錢長期落實不了，廠裏便自發地搞了這間「陳列室」……。我知道，她的介紹未必全然屬實。史料記載，梁啟超晚年確實做過一次失敗的腎臟切除手術，並採取「注重補血」的治療方案；然而，當時他與王國維、陳寅恪、趙元任等人同為清華研究院四大導師，因而即使買血治病也不會窮到傾家蕩產的地步。然而，要使這位廠長明白當時的一位著名教授會有多少收入這一問題，卻未必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至於那幾千萬元搬遷費用，在她眼裏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天文數字。她哪裏知道，早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，滿清政府就以十萬兩的白銀來求購梁啟超的人頭了。還有那無動於衷的「各界人士」，誠不及當年的軍閥懂得附庸風雅，梁啟超逝世之際，北京的廣惠寺舉行追悼儀式，閻錫山曾送去一副輓聯：

著作等身，試問當代英年，有幾多私淑弟子？

澄清攬轡，深慨同時群彥，更誰是繼起人才？

時過境遷，誰知這副輓聯竟有了一語雙關的意味……。然而無論如何，我還是從心底深處感謝這位女廠長的，正是在這些普通勞動者那自發的紀念活動中，我才感覺到了一個文人的意義。

陳 炎 山東大學教授、博士導師。